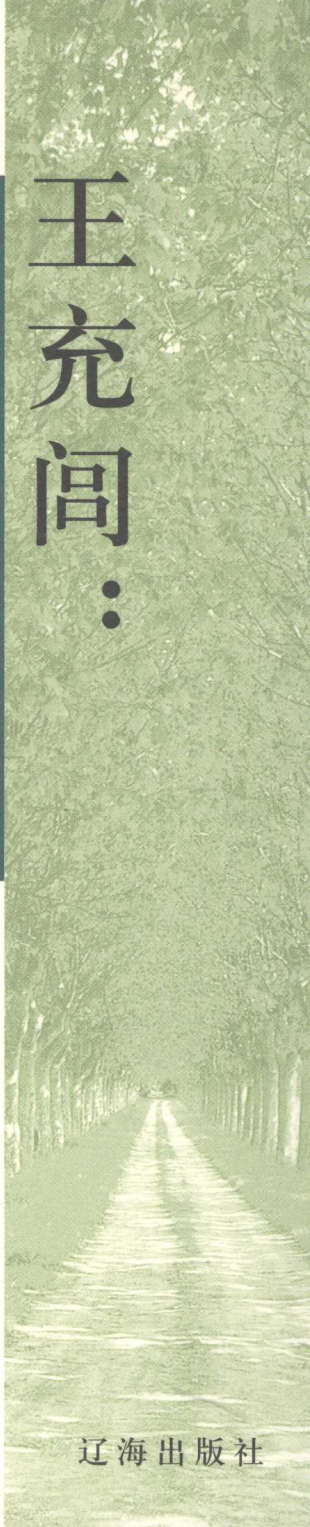


王充闾：

文园归去来

WANGCHONGLÜ

WENYUAN GUIQU LAI 石杰 著



辽海出版社

王充闾：

文园归去来

WANGCHONGLU
WENYUAN GUIGUOLAI

石杰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充闾：文园归去来/石杰著.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4.9

ISBN 7-80711-054-6

I. 王… II. 石… III. 王充闾—散文—文学研究 IV. I20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7682 号

责任编辑：韩 伟 版式设计：熊 飞
封面设计：耿志远 责任校对：金丹艳 高小荣

辽海出版社出版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联系电话：024—23284478 <http://www.lhph.com.cn>

辽宁印刷集团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海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140mm × 203mm	印张：7.5
字数：180 千字	插页：2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数：1 ~ 3 000 册	定价：13.00 元
----------------	------------

序：文园里的痴心守望者

王向峰

孟子在《万章》篇中说到文学解读时，提出了几个必要的条件：“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里主要有三条，一是掌握解读的文本，二是了解文本的作者，三是知人所处与其文所从出的社会历史条件，最好还能有朋友之交。孟子在另一段中还说到了解读方法，如“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确，这些都是进行文学作品解读与评论活动必不可少的要求。石杰同志研究王充闾的散文创作的专著：《王充闾：文园归去来》，从解读者的条件特点来说，不仅具备孟子提出的这几条要求，还有个人的一些超越条件，这使她的这本理论评论专著，与已有的研究王充闾创作的著作相比，显出了独有的特点。

石杰是小说家，又是评论家，她以这两种思维与运笔的底功，来写散文作家王充闾的评传式的理论著作，应该说是最合适的作者人选。这可以从她的著作文本中得到证明。《王充闾：文园归去来》一书是按作家的生平经历的顺序过程来评价其作品创作的，这不仅集中表现在第一章《童年的经历》中，就是之后的连续七章，也是以时间过程为线索，系以充闾的一本又一本的作品集，并又对其中的重点篇章予以解析，所以说本书是评传式的著作。这种著作的性质决定，书中不仅要评作品，还必须写人。小说是

写人的。作为小说家的石杰，这时显出了她的笔法的特长，不论对于充闾童年的故乡情景，还是上学后、工作后的学习、工作环境，写起来都使人有如其时、如临其境的体验感受。充闾出生于盘山县的后狐狸岗子，当年这里是非常偏僻、荒凉的小村庄，特别是冬天大雪封村的时候。石杰用描写之笔，把人们领进了 60 年前的后狐狸岗子的冬雪氛围：

冬天一到，后狐狸岗子村成了风雪的世界了。茫茫野地，无边的空旷。远近的几个小小的村落，是大自然的可怜的点缀。雪是从天上连成片下来的，没了枯草，没了膝盖，封了道路，也封住了宅门。北风呼呼地刮着，夹着柴草，发着怒吼，肆无忌惮地在天地间施虐。天刮昏了，地刮暗了，满耳都是呜呜的风声，让人担心这世界也要被风刮去了。躺在那间简陋的土屋的炕上，觉得屋子似乎也晃了起来，“有一种怒涛汹涌，舟浮海上的感觉。”即使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那无边的野草棵子，大苇塘子，刷刷刷，一直朝远山漫过去，也让人莫名其妙地觉得苍凉，渺远。

这是对充闾出生地召人入境的描写性的叙述，也许与石杰本人长期生活在辽西的土地上，对那里的冬雪村庄有过小说家的观察体验有关，不然，换了别人，即使今天到那里去搜求，也找不回当年的那种萧瑟苍冷的景象了。

石杰在书中的小说笔法，还表现在对充闾所进行的心理分析。这是写人写到深处的小说家之所特能。石杰把它用在了评传写作中。充闾在 1993 年 8 月得了一场大病住院，那几乎是在“鬼门关”前等候办理入关手续之中。石杰对此，依据充闾后来对病床上思绪的追忆，以及实际访谈中之所得，分析性地描述了充闾的心态，特别是由此导

出了充间散文的题材在病愈后转向历史散文的主因。石杰写道：

那是一段阴郁的日子。突如其来的厄运，几乎改变了他的一切。每天，沉重的身躯躺在病床上，感受着日出日落、昼流夜转。吃饭、喝水要人一口一口地喂，下地要人小心翼翼地扶，就连翻个身也得人帮忙。这让平日里总是匆匆忙忙地做事，大步流星地走路，一年到头不知病痛为何物的王充间如何能够接受！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废人了。当然，更主要的还不是行动的不便，不是伤口的疼痛，而是对死亡的深深的恐惧。病理报告已经证明了确实是癌变，这使得他残存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继之而来的是所有的癌症患者术后最担心的问题——他能够逃脱这场灾难吗？谁敢保证癌细胞此时此刻没在体内悄悄地扩散？他还能活多久？……而他也只能显出很坦然的样子，将恐惧深深地压在心底，仿佛稍一流露，那最后一点支撑着他的力量就会坍下去。……病床上的王充间，现在有了梳理自己的人生的机会了。回顾着自己多年的努力，他真不甘心就这样悄然离去。然而，他又有什么办法阻止死神脚步呢？恐惧、悲伤、失望之余，他甚至对一些定理、公论产生了疑问……更进一步，他产生了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的怀疑。……每天，面对着白色的天花板，精神却在做着无休止的漫游。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人，到底能够拥有什么？在这最后的一个点上，他总是逾越不过去。

石杰在这样沿波讨源地分析之后，不仅找到了一个从“鬼门关”前脱身回返的对人生有幡然之悟的王充间，还找

到了近十年中专写历史散文的王充闾题材改向的谜底：“回顾以及由回顾产生的质疑和虚无感，才是他进入历史的根本原因。”

我觉得，石杰对充闾散文创作题材改向原因的探寻，基本上是合乎实际的。但有三点，我认为也需加以补充：一是那场病榻思索不过是充闾人生之悟的一种急遽转机，以他的文化素养、人生经历和禀性赋成，他以儒家思想入世，以道家思想治性，早晚是要全然进入历史沉思之境的。顿悟不过是完成于渐进的超升。二是人越是成熟，就越加趋向历史。1994年至2004年这十年，是充闾走进历史又从历史中超越出来看历史、写历史的十年。他的“历史资本”，与其说来自历史，还不如说来自现实更符合实际。因为历史是以活体运动在现实之中，现实又经络连通地存在于历史之中。正因此，他的历史散文才写得那么深刻而独到，意蕴丰厚、耐人寻味。所以，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实。由于历史与现实的这种文本的互文性，也是文本间性，所以我们才看到，现代人要做的多少年前的人们就想做了。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嫦娥，早就借一种药力飞上了月球，在那里虽然寂寞难耐，却也能舒袖起舞；而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人，还在碧海青天下精谋细算地研究怎样才能把中国人送上月球，而且尚需期以他年。这正是神话历史的想望向现实的伸延。因此，在我看来，即使充闾没有那场病榻之厄，他也会走向对他来说是必然归宿的历史题材的散文写作，而且还不会是现发现卖，写不了几天就“江郎才尽”，只好改向他求的那种结局。三是质疑与虚无感的指向是生命创造意识的发扬。应该说充闾病愈后这十年是生命的第二次获得，他更加清楚应该如何支配自己的生命，他不质疑自己的创造力，他不虚无文学与知识；他质疑的是那些对自己人生没有实际意义的虚浮名相，浪费年华的无谓活动；他虚无的是仕途官场上的前人与自己的经历，与其说这是虚无，还不如说是看开了之后的通达不住的新追求更

确切一些。因此，这个“无”是一种变相的“有”，虚无了无意义的、不属于生命本应追求的东西，使这消解如凤凰涅槃之火，在消解了旧“无”之后再生为新“有”，他十年中的创作力的空前发动，就是虚无之后真有的明证。可是，这个“有无关系”是很辩证的。我上述所云，也许是对“说不尽的王充闾”的又一种“说不尽”的不尽之说。

石杰对充闾的散文早有多篇论文进行阐释，因此说她谙熟文本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在这本专著中，更能感到她已把充闾散文掌握到与生活经历和心灵经历融会为一的密切程度。她在书中设为八章序列结构，时间是分段编年的，从童年的文化启蒙，一直说到今天的辉煌发展的“说不尽”阶段，对这几十年的充闾散文，每一部的写作年代、所写年代，她都能将其放置于应该放置的地方，这是以前研究充闾散文的三部论著和许多评论文章所未能做到的，也是孟子所指的“读其书”的最深的读书层次。

石杰对充闾散文的研究，是由熟读其文而深知其人的。充闾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之间交往长谈的机会也很多，互相切磋相帮之事也很多，可谓之知心知己了。但由于我对充闾散文读得不算太细，经常是为评而读多于因读而评，所以忽略了他的散文中所流布的可以构成其为人一贯思想情绪的内涵所在，所以今天细读《王充闾：文园归去来》，发现其中的王充闾比我直接了解的充闾更有内蕴，更堪欣赏。这种效果主要不是由小说家的笔法造成的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典型、更理想的结果，而是石杰为了写这本书，用了差不多十年时间对充闾的跟踪研究，并有多次专门访谈，才得到由知其人、知其心而形成的专著中的非常效果。尤其是石杰在书中透露，充闾有一些日记式的笔记，那里有许多不见于他言谈和文章的情思记录，今天石杰把此中的文字也多次引入书中，作为以作家之意逆作家之志的解读依据。这虽然不是评论作家文本的最好方式，但在接近作者原意的意义上，却可达到一般研究者所难以

做到的“以意逆志”的充分地步。这也许是本书的最独到之处。

石杰研究充闾的散文，并不止于对作家的创作心理分析，历史编年的作品分析，她更关注的研究重点是给各时期的散文以艺术审美的理论总结，这个特点在书中的各章里都有显现。如在第六章《面对历史的苍茫》中，她对充闾以散文解读历史，就提出了内容表现的四个特出方面：其一是人无法摆脱其自身的有限性；其二是统治阶级的权力欲望所导致的失败的不可避免性；其三是存在向虚无的转化性；其四是现世无路的出世解脱性（在此题之下，她把从散文看到的作家对人物出路的历史评析全视为作家崇尚之路）。这四点中最后两点尽管在概括上有相当的先验性存在，但以这四点摄纳充闾的历史散文题材面貌以及思想情绪的指向，却不乏独到之处。特别是在这一章中她对充闾历史散文所进行的总体评价，是更见理论深度的，让我全文引述这一段文字：

到了 90 年代以后的历史散文阶段，文体形式则发生了大的变化。首先，也是最突出的，是诗、史、思三者的结合。其实，从王充闾关于历史散文的论述里，我们就可以提炼出“诗、史、思”三个重要概念。而这，正是构成王充闾历史散文创作的主要因素。其中，“史”是最具物理意义的，是人类漫长的过去时空的凝固。它沉默，厚重，饱经沧桑，是作家观照的对象。但作家并不是法庭的书记员，他的任务不是再现历史的事实，在作家的笔下，历史只是过去与现在、存在与记忆的关联域。当它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还需要借助诗的帮助。诗的空灵、跃动，使史获得了灵性。“诗，是生活的外形。个体生活在整体之中，整体生活在个体之中。通过诗，最高的

同情与活力，即有限与无限的最紧密的统一，才得以形成。”（诺瓦利斯）而那寓于诗、史之中又高居其上的思，则是对历史之思，对存在之思，更是对人如何栖居于大地之上的思。思，使得史与诗获得了灵魂。王充闾兼有史家的凝重和哲学家的深刻。他从小接触史籍，成年后又酷爱读史，说他对历史情有独钟并不为过。漫步在历史大地上，他看到了人类和社会的漫长的存在，而生命的忧郁和热望又使得他不能不以哲学家的思辨去叩问沧桑。于是，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存在的本质在他的面前显现出来了。他笔下的许多对存在的洞穿，对虚无的感叹，对出路的指点，都是极精辟的哲学思辨，与专事哲学者相比，也毫不逊色。然而他本质上是个诗人。他以诗人的忧郁的目光注视着历史的大地，又以诗人的浪漫的情怀吟咏着苦难。于是，他笔下的所有文字都罩上了一层美妙的神采，都浸在了艺术的灵光里，包括他的史与思。

石杰的《王充闾：文园归去来》，以生动的叙述，深入的分析，独有的视角，丰厚的学养，鉴赏的方法，全面地、历史地、审美地评论了充闾的散文，不论对作者和读者都将会有莫大的启发。尤其是她在书中娓娓道来的散文语言，会把很多读者引领进王充闾的历史散文的审美大视野之中，观赏无限的风光，学得更多的历史智慧和人生教益，各自去创造自己的人生历史。这个预期结果，是不会辜负文园里的痴心守望者十年辛苦的。

2004年7月11日于辽宁大学望云斋

contents 目录

序：文园里的痴心守望者（王向峰）

一、童年的经历 1

二、自我的初次放逐 27

三、浩劫里的书缘 48

四、自我的再次放逐 64

五、天都峰顶的风光 84

六、面对历史的苍茫 116

七、何处是归程 149

八、未完成的王充闾 178

一、童年的经历

如果某种忧虑在人类精神中已经存活了若干世纪，那么其中必有缘故。

——米兰·昆德拉

在旧中国偌大的版图上，塞外素以荒蛮而著称。它既没有内地那样秀美的风光，也没有内地那样深厚的文化土壤。然而这块荒蛮的土地，却也培养出了不少优秀的文学家，王充闾就是其中的一个。

1935年2月5日，王充闾诞生在盘山县大荒乡一个叫后狐狸岗子的小村。大荒乡后来纳入了行政区划，当时只是几个残败荒凉的村子的统称，后狐狸岗子是其中的一个。村中只有一条街道，百十来间破旧的土屋，一字形横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村边有几棵树，村里有一口井，村前那道巍巍赫赫的大沙岗子，是“后狐狸岗子”名字的由来，也是它唯一的奢侈品。沙岗前虽然也铺展着大片土地，却荒芜着，自古以来就没人耕种；只有村后的土地上，才这儿那儿地植着树或者立着石头的界碑，是村人各自的耕地的标记。

耕地上还簇着几片坟包包。

耕地之外是大片草场。

草场与耕地之间是一道长堤。

不远处还有几个村庄的影子。

再往远看，就是一带绵亘的青山了。那是医巫闾——东北有名的大山。它与这一带的小村遥遥相望，好像是天神设在那里的一道屏障。

春天里，辛劳的农人面朝黄土撒下希望的种子。

夏天里，躬着脊背在烈日下蒔地。

秋天里，收获了粮食也收获了欢乐。

冬天一到，后狐狸岗子村就成了风雪的世界了。茫茫野地，无边的空旷。远近的几个小小的村落，是大自然的可怜的点缀。雪是从天上连成片下来的，没了枯草，没了膝盖，封了道路，也封住了宅门。北风呼呼地刮着，夹着柴草，发着怒吼，肆无忌惮地在天地间施虐。天刮昏了，地刮暗了，满耳都是呜呜的风声，让人担心这世界也要被风刮去了。躺在那间简陋的土屋的炕上，觉得屋子似乎也晃了起来，“有一种怒涛汹涌，舟浮海上的感觉。”^①即使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那无边的野草棵子，大苇塘子，刷刷刷，一直朝远山漫过去，也让人莫名其妙地觉得苍凉，渺远。

“也许这就是童年，或者说，是童年的风景，童年的某种感觉。”^②半个世纪后，王充闾这样说。这普通的话语，却蕴涵了无尽的悲凉与酸辛。童年是美好的，童年是人生旅程中最幸福的一段。这幸福不仅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体现，更在于童心的纯真无染。世界第一次在眼前拉开帷幕，“我们在童年的漫游中，没有任何清楚的目的，却悄悄地关注着生活本身之根本性展露的事件和场景，观照着生活的基本形态和形式。我们……‘以永恒的神圣视野’去看物、看人。”^③然而，大自然给予童年的王充闾的印象却是冷硬、寒荒、孤独无助。自然以其绝对的优势在王充闾幼小的心灵上投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使他对风雨飘摇的人生

①王充闾《何处是归程》，东方出版中心 2000 年版，第 4 页。

②王充闾《何处是归程》，东方出版中心 2000 年版，第 4 页。

③李瑜青主编《叔本华哲理美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6 页。

生出了朦胧的连他自己也意识不到的悲凉感。悲凉，跟随了他一生，影响了他一生。

与大自然的寒荒相伴而存的是社会环境的恶劣。村子“路是土路，墙是土墙，屋是土屋”^①。唯一的一条街上积着畜粪和柴草。在王充闾的记忆里，“一年四季，街道总是灰土土的，显得十分冷清”^②。夜半，有晚归的车辆从路上过去，格楞楞的车轱辘声和车老板的哼唱小曲声就传入了土屋人的睡梦里。村人愚昧落后，盖房要先看风水，择吉日。看风水和择吉日都是十分重要的，若是在不宜动土的日子里动了土，不仅盖房过程中会有性命之忧，就是以后过日子，房主家也难保安生的。屋址风水的好坏，更关系着子孙后代的命运，万万马虎不得。童年的王充闾不止一次地见过看风水和择吉日的情形。半个世纪后，他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请来个风水先生，高高的，瘦瘦的，黄面皮，灰褂子，一副不大的细边圆眼镜松松地架到鼻梁上，旁边总要跟着一个端罗盘的。院里院外，左边右边，南一趟北一趟，不停地看，一直挨到日头栽西。回到屋里，在饭桌前盘腿坐定，一壶酒、四盘菜，一边吃一边念叨着什么，然后用毛笔圈画出一个单子，才算了事。^③

到了上梁这一天，还要请先生来画符：

先宰杀一只白公鸡，倒出小半碗鸡血，鸡身上却不能有半点血迹。那个神道道的老先生，第

①王充闾《何处是归程》，东方出版中心 2000 年版，第 42 页。

②王充闾《何处是归程》，东方出版中心 2000 年版，第 42 页。

③王充闾《何处是归程》，东方出版中心 2000 年版，第 41 页。

一个仪式是毕恭毕敬地净手。那净手的时间格外长，一双枯瘦的手惨白地鼓出几条青筋，越洗越没有血色。净过了手，先生便颤抖着将一张黄纸裁成四份，然后用一枝崭新的羊毫笔蘸了鸡血，龙飞凤舞地画起来，口中还念念有词。那奇形怪状的图案，没有人能看得懂，大概从来也没有人问过。可是，一切都做得那么认真，那么郑重，仿佛这才是一切，而房子怎么盖，盖得怎么样，倒无关紧要了。^①

看风水，画符，择吉日，大概要算是王充闾所受到的最早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了。当然，在幼年的王充闾眼里，这还只是些有趣的事，甚至于为那单调的童年生活增添了几笔色彩。但是，半个世纪之后，当王充闾把它们形诸笔下时，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幅萧瑟的乡村风景画。它们和那些土的路、土的屋、土的墙一起，构成了对当时的偏远而落后的乡村的真实写照。

与风水先生那张神奇的“符”能相比的大概只有各家屋后的“小堂子”了。“小堂子”是仙家的栖身之地，一米多高，青砖砌就，坐落在每一家的宅屋后面。里边无一例外地供奉着胡仙（狐狸）、黄仙（黄鼠狼）和黎仙（狸猫）。“每当遇到天灾病业，女人们便在黄昏的时候虔诚地跪伏在‘小堂子’前焚香默祷，许下种种誓愿。然后，就口耳相传如何如何灵验，根据是，头天晚上摆的供果，第二天就不见了，说明大仙已经享用了。”^②

纸符也好，仙家也罢，都是村人违拗不得的。据说，一户人家用土坯把东房山处的一条过道堵死了，半年后他家那个老太太就归西了。原因是堵住了仙家往来的通道。

①王充闾《何处是归程》，东方出版中心 2000 年版，第 41 页。

②王充闾《何处是归程》，东方出版中心 2000 年版，第 39 页。

仙家的通道被堵死了，还能善罢甘休吗？

神祇在冥冥中控制着人的一切，敬奉神祇则成了村人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悲悲切切地为死人的灵魂哭丧，在烈日下披着蓑衣向老天祈雨。沉重的生活负担已经使他们的神经麻木了，神祇则更紧紧地攫住了他们凄苦的心。这灰色的生活，深深地嵌入了王充闾幼小的心灵中，乃至老年后回首故乡时，满眼都是灰土土的色调。

夏日的傍晚，劳苦一天的人们也拿着小凳，搬块石头，拎着麻袋片，到村里的打谷场上纳凉，闲话。他们讲家长里短，讲神仙鬼怪，也相互笑骂不堪入耳的粗话。王充闾和一群孩子们，就在场上你追我我追你地打打闹闹。

一天傍晚，“罗锅王”门前那棵半枯的老榆树起了火，烟雾迷漫，呛得纳凉的人们一个劲儿地咳嗽。任谁都叨咕这烟实在呛人，却又谁也不肯换个地方，更不想动手把它浇灭，尽管不远处就有一眼水井……讲故事的偶尔插上一句：“哎呀，这棵树烧完了。”旁边有谁也接上说：“烧完了，这棵树。”听不出是惋惜，还是惬意。^①

这就是鲁迅笔下的闰土们的灵魂吧。隐忍，呆滞，麻木，生活的重负已经使他们如木偶一般了。

村人是质朴憨厚的。他们喜欢将过路人让进瓜园，饱饱地吃上一顿香瓜；或者留远道的路人宿在自家的热炕头上，做上一顿待客的菜饭，第二天，再把他们送上路。他们也粗蛮、狡诈。吵起架来挥拳头动刀子，赌桌上玩输了，割肉立光棍。他们在人前打饱嗝，剔牙缝，肚里装的却是稀糊糊；过年时明明只称了四两肉，却对邻居说称了二斤。而且，四指膘，特肥，熬的油够吃到五月节了。这些耳濡

①王充闾《何处是归程》，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31页。

目染的日常生活，给王充闾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是沉重、压抑，也是同情、怜悯。他喜欢他们性格中的憨厚质朴、善良豪爽的一面，也厌恶他们的愚昧麻木、粗野狡诈。或许正是这些日常生活现象，使他具有了初步的对人生人性的体味。

村人中，给他留下了独特印象的是他家的房客。房客不是当地人，是只身从山东逃亡过来的。后狐狸岗子收留了他，他甚至在这里安了家。这是一个有血性的能干的男人，聪明却又沉默。也许，他区别于村人的地方就在于有血性和能干。他能捉鳖，会捕鹰，别人不做或做不来的事他都能做。他捕鹰，是因为心里深藏着对鹰的仇恨。他的父亲因为当地的恶霸的一只鹰而丧失了性命，他也是因为那只鹰而流落他乡的。他的傻妻的无休止的笑更使得他的生活平添了一种难言的苦涩。从房客的行为和遭遇中，幼小的王充闾朦胧地感受到了苦难、仇恨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王充闾的童年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地处几县交界之处的大荒乡一带虽因极度的荒僻而躲过了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宪兵队，却是胡匪肆虐横行之地。茂盛的庄稼和一望无际的大苇塘互相连接，成了胡匪的天然屏障。这是一股特殊的武装势力，他们操着特殊的语言，以残忍的手段打家劫舍。所劫者虽多为富庶人家，却搅扰得所有人都人心惶惶，令人闻而生畏。童年的王充闾脑子里充满了对胡匪的暴行的记忆——

官道上的一伙客商被劫了。

高升镇的一家铺子被烧了。

三棵树一个寡妇的金银首饰被抢掠一空。

辽西有名的大财东、王充闾的父亲曾为之做过佣工的“何百万”家财万贯，戒备森严，却被胡匪用计谋骗出，作为人质绑走了。第二天，送回来一只耳朵。胡匪管这叫“绑票子”。“票子”不及时赎回来就有“被撕”的危险；赎回来，不少人家也就倾家荡产了。